

J

拯救白

李进祥 著

他们到那里去，有的要拯救朋友，有的要拯救婚姻，有的要拯救爱情，有的要拯救孩子，还有的要拯救家园，结果却是，谁都无法拯救别人，也无法拯救自己。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



李进祥，男，回族，中国作协会员，宁夏作协副主席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孤独成双》，小说集《换水》《女人的河》等。小说集《换水》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。短篇小说《四个穆萨》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提名。作品被译介英、法、希腊、阿拉伯等文字。

拯救者

李进祥 著

他们到那里去，有的要拯救朋友，
有的要拯救婚姻，有的要拯救爱情，
有的要拯救孩子，还有的要拯救家
园，结果却是，谁都无法拯救别人，
也无法拯救自己。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拯救者 / 李进祥著. -- 银川: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, 2016.6

ISBN 978-7-5544-1619-8

I. ①拯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49914 号

拯救者

李进祥 著

责任编辑 孙莹 吴阳

封面设计 星秀

责任印制 殷戈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
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

出版人 王杨宝

地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(750001)

网址 <http://www.yrpubm.com>

网上书店 <http://www.hh-book.com>

电子信箱 jiaoyushe@yrpubm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14284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凤鸣彩印广告有限公司
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0001550

开本 787 mm × 1092 mm 1/16

印张 15.75 字数 240 千字

版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544-1619-8/I·100

定价 26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拯救者 | 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- 一、记者——付云(1) / 001
- 二、尼姑——袁茵(1) / 010
- 三、狙击手——陈先勇(1) / 020
- 四、旁观者——我(1) / 029
- 五、幸存者——长发 / 039
- 六、司机——魏天亮(1) / 048
- 七、记者——付云(2) / 056
- 八、围观者——他们(1) / 066
- 九、狙击手——陈先勇(2) / 078
- 十、尼姑——袁茵(2) / 087
- 十一、失独者——老白 / 097
- 十二、空巢人——老范 / 107
- 十三、司机——魏天亮(2) / 116
- 十四、厌世者——光头 / 125
- 十五、翻译——红唇 / 132
- 十六、围观者——他们(2) / 144

- 十七、狙击手——陈先勇(3) / 153
- 十八、记者——付云(3) / 159
- 十九、围观者——他们(3) / 166
- 二十、后死者——老董 / 168
- 二十一、摘录——桃花的传说 / 177
- 二十二、也像传说——村里人的话 / 187
- 二十三、尼姑——袁茵(3) / 198
- 二十四、幸存者——我们 / 209
- 二十五、棕发——致丈夫的博文 / 220
- 二十六、狙击手——陈先勇(4) / 230
- 二十七、肇事者——万正雄 / 232
- 二十八、围观者——他们(4) / 240
- 二十九、旁观者——我(2) / 246

一、记者——付云(1)

“没有人能救你，只能靠你自己。”老总晃着秃头说，“我告诉你，再不出业绩，没有高质量的新闻稿件，你只能走人了。我再告诉你，你们大学学的那一套不管用，狗咬人不是新闻，人咬狗也不是新闻，最多只能算是花边新闻。你记住了，现实是——人咬人才是新闻。”

老总说这话的时候，不仅秃头一晃一晃的，食指也一直在付云的眼前一点一点的。听着老总的话，付云的心里恨不得一拳打在他的秃头上，但表面上，他却一直点着头。他明白一个现实，自己的饭碗掌握在老总手里，能救他的只有老总。

应该还有主任，派活儿主任说了算。主任想叫谁去哪里，谁就得去哪里。他本来听说今天还有个公判会，要枪毙一个杀人犯。按老总的话说，应该算个人吃人的事，是个好新闻点。但他也知道，这样的事主任是不会派他去的。他觉得，主任不喜欢他，甚至很讨厌他。主任每次看着他的时候，似乎都很疲惫，脸上蒙着一层睡意，眼睛半睁半闭，说话有气无力。

主任端着个肉脸，面无表情地说：“你到桃花源去，桃花节的事，还得报一下。”他刚想说，能不能派个其他活儿，可看到主任那冷漠的眼神，到嘴边的话又咽下去了。反正走人是迟早的事了，桃花源就桃花源吧。袁茵就在那里，顺便过去看看她。

付云于是背了摄像机、照相机等工具，准备前去桃花源。

桃花源不在世外，在离市区一百多公里的山里，坐大巴车也就两个小时的车程。山并不是什么名山，一大片的群山丘陵，本来连正式的名字都没有，按照当地人的叫法，叫“葫芦山”，官方统称“东部山区”。山上长着些树，有自然生长的，也有人工种植的。但却不怎么长粮食，住在山上的人都很穷，也称“扶贫开发区”。这几年因为桃花节旅游推广，出名了，山也改了名字，叫作“桃花源”，另外还新修了公路，开通了旅游专线。

付云没资格让电视台派车，只能坐旅游大巴去。

大巴车上乘客坐得满满的，很显然都是去看桃花的，个个也都一副面若桃花的样子。为即将看到的桃花兴奋着，也为路途上看到的一些风景兴奋着。说说笑笑的，打情骂俏的。付云在外面跑得多了，兴奋不起来了。在他眼里，一路上都是司空见惯的风景。地返青了，树泛绿了，零零星星还有些花树、花草。农民在地里种田，有些种上了，有些还没种，田地绿一块、黄一块的，这些都一帧一帧地向后退去。几乎同样的风景，一帧一帧地扑面而来。付云没有打开摄像机，也没有打开照相机。当了一年多的记者，他已经习惯用记者的眼光审视一切。这里面可以找些情调，但没有新闻。他需要的是爆炸性的、轰动性的新闻。

邻座是一对男女，男的穿一件红色的七匹狼双面夹克，戴着墨镜。女的一头似瀑布般的长发。两人都三十多岁的样子。男的稍稍有些发福，女的也正是桃花灿烂的光景，显得很般配，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看着像是夫妻，很亲昵的样子；看着又不像是夫妻，像是正处在恋爱中，脸上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激情，身体也不由自主地互相依偎。

付云猜测了一阵他们的关系，想不明白，于是半眯起眼睛打瞌睡。

“快看，桃花！”旁边长发女人兴奋的惊呼吵醒了付云。他看了她一眼，眼光中带了些烦意。但长发女人并没有看见，她倚在墨镜的肩上，向另一边车窗外看着。快进山了，路两边已经有了桃花。桃树不大，是前两年刚栽的，路两边单的两排，像夹道欢迎的小姑娘。付云有时也拍些领导下基层的新闻，领导下去了，都有夹道欢迎的。付云总感到别扭，不舒服。心里不舒服，就拍不好新闻，主任也就不派他去了。

车再往前走，桃树、杏树多起来，人、车也多起来。车拐过一个山弯，

就看见桃花源景区的前门。很多的房子，很多的车，很多的人，并不像传说中的桃花源。景区大门是很大的一座牌楼，染得花花绿绿的，牌楼上横写着“桃花源”三个大红字，竖写着“世外桃源，人间胜景”八个大红字。远处半山坡上好多红的黄的气球飘在半空中，那里大概就是桃花节开幕式的现场。听见了高音喇叭的声音，被山谷回响过了，听不清在说些啥。

车开到停车场，旅客都下车，买票，步行进牌楼。付云在牌楼门前取了个镜头。

从牌楼往里看，能看到会场。会场是搭起的高台子，背景是一个巨幅的宣传牌，宣传牌上的桃花比山坡上的桃花还妖艳。上面喷了两行大黄字：“桃花源镇第二届国际桃花节开幕式暨‘盛世欢歌 花好人生 共唱和谐’大型文艺演出”。台下也花团锦簇地聚集着很多的人。远处山坡上的桃花如云如霞，一些红墙绿顶的庙宇，也若隐若现。付云顺手用镜头拍下了会场的远景。

付云刚要进门，被守门的挡住了。要票。守门的一脸白斑，不知是桃花癣，还是白癜风，脸上的神情也不好，好像对来这么多人很厌烦。很多景区的守门人似乎都这样，没人来了吧，闷闷不乐的，人来多了又都脸脸势势的，简直就是守门人的职业病。

付云没好气地说：“我是电视台记者。”

守门的说：“把记者证拿出来我看。”

付云在衣兜里、包里翻了半天，没找到。守门的就揶揄着说：“现在这世道，啥都有假的，记者也有假的。”

付云晃了晃肩上扛的摄像机，说：“不是记者，我背这玩意儿干啥？”

守门的爆了粗口：“扛着个驴屎就是记者了？现在这驴屎多得是，谁都能背。”

付云高声说：“请你说话文明些。”

门口的两个保安过来了，一左一右站在付云跟前嚷嚷着：“干啥？干啥？”两个保安都很高大，欺在跟前，付云有些害怕。

守门人得势了，过来，指着付云的鼻子说：“像你这样的，我见得多了，一早上就抓出四五个了。不就是想逃票吗？”

付云争辩道：“谁想逃票了？我就是市卫视台的记者。”

守门的笑了笑说：“你是记者，我还是记者他爹呢。”付云说：“你嘴干净些，给谁当爹呢？！”

守门的又笑了笑说：“给你当爹又怎么了，没票，你喊我爹，也不行。一边买票去。”

付云着实气了，往那个守门的跟前扑，两个保安一左一右把他揪住了，他挣了半天，挣不脱，嘴里嚷嚷着：“找你们领导，我要找你们领导。”

守门的说：“找领导，可以呀，领导在台上开会呢。你买了票，进去了，就能见到了。”

正说着，门厅里面出来一个人，喊着说：“怎么了，怎么了？”

守门的说：“抓了个不买票的，还冒充记者。”

那人看了看付云，说：“你是付记者吧？你来过的，我见过。我是保卫科的张科长。他们有眼不识泰山，冲撞了你，对不起了！”回头对守门的说：“长着狗眼睛呀，连付记者也挡？还不快给付记者赔礼道歉。”两个保安忙忙地溜走了，守门的看着付云，脸上的白斑尴尬地扭动着，嘴皮也一跳一跳的，道歉的话似乎不好出口。突然，“通”的一声大响，是放礼炮了，接着又是几声，在山谷里混响着，闷雷一样。再接着是一阵鞭炮声，噼里啪啦的，还有掌声、欢呼声。

张科长陪着笑脸说：“付记者，开幕式开始了，快进去吧。”又对守门的说：“回头我再收拾你。”

张科长陪着付云到会场上时，副市长的致辞已快结束了：……旅游产业是21世纪的“朝阳”产业、“黄金”产业。希望桃源镇抢抓一切有利机遇，进一步开发好以桃花、林果业等为龙头的旅游资源，做大旅游产业，发展旅游经济，造福一方百姓。

接着是桃花源旅游开发区总经理万正雄上台了，万正雄是个黑胖子，黑脸上还有几处红疤痕。红疤痕大概是被火烧留下的。前一段，大概是半年前吧，在全市都传疯了，万正雄在屋里睡觉，被人半夜放了一把火。他没有给烧死，倒把同睡的情妇给烧死了。烧死的情妇就是桃花源有名的桃花仙子，长得比桃花还俊俏。于是大家都说，这家伙不仅命大，桃花运也大。

万正雄一上台，下面就是一阵嗡嗡的议论声。万正雄大概也感觉到了，说话磕磕巴巴的，拿着个稿子，念得也不顺溜。说了欢迎的话，说桃花节期间，还将举办花车游行、文艺表演、棋牌大赛、摄影展、相亲大会、赏桃花、品美食等活动。广大游客可以看桃花灿烂，感受到秀美的田园风光、风土人情以及新农村建设带来的巨大变化。

突然，下面起了一阵骚动。有人高声叫骂：“万正雄，你个断子绝孙的，我们连家都没了，你在这里说光堂话。”还有几个人要往台上扑，台下起了一阵骚动。看样子是早有准备，一群保安跑过去，三下五除二，就把几个人按倒，拖出去了。那些人边挣扎，边喊着、骂着。声音渐渐地小了，听不见了。人们都议论，说那是几个从桃花源搬迁出去的农民来闹事。他们本来就住在这个山沟里，山沟里的桃树也是他们栽的。为了搞旅游，把他们全搬迁出去了。付云觉得这样的事应该是个新闻。按老总的话说，是人咬人的事。但付云没有拍，这样的事，拍了，电视台也不会播。

看着几个农民被拖出去，拉走了。人们嗡嗡地议论了一阵，目光还是回到了台上。这样的事，大家都见多不怪了。

台上的万正雄不知啥时候已经不见了。报幕员匆匆上台说：“文艺演出现在开始。”

震耳的音乐响了，一群打扮成桃花一样的姑娘跑上台，花枝乱颤地扭起来。她们身上几乎全露着，桃树杆子一样。台下的人都嗷嗷地叫好。

付云没拍台上，调转摄像机，拍台下的观众。观众有组织来的方队，还有些游客。游客们散乱地围在远处，方队都在正台前，有学生方队、职工方队，还有青衣青衫的和尚尼姑道士方队。这些和尚尼姑道士应该都是山上庙宇道观里做事的。付云知道，他们并不全是真正的和尚尼姑道士，大多是临时招聘来的。景区里盖了那么多的庙宇道观尼姑庵，不能让空着，得有和尚尼姑道士在里面，就招了些男女来，扮作和尚尼姑道士，也算是景区里的一道景观。就像景区里的那几户农家一样，也都是招聘来的人装扮出来的。模仿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的农人，都穿着古代的粗布长衫，养鸡喂鸭，推碾子揉磨的，也是一道景观，为的是招徕游客。原来真正的农家人，反而给迁赶出去了。

袁茵就在这里做尼姑，付云用摄像机镜头在尼姑方队里来回扫了两圈，还是没发现她。她去哪里了，也许是留在庵里看门了？付云想，一会儿到庵里去看看她。

接着是一个西装革履的人上台，朗诵了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：“晋太元中，武陵人捕鱼为业。缘溪行……林尽水源，便得一山……复行数十步，豁然开朗。土地平旷，屋舍俨然，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，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。其中往来种作，男女衣着，悉如外人。黄发垂髫，并怡然自乐。……自云先世避秦时乱，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，不复出焉，遂与外人间隔。问今是何世，乃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。……太守即遣人随其往，寻向所志，遂迷，不复得路。……后遂无问津者。”朗读者是电视台的播音员，付云认识。他用憋出来的男中音读得声情并茂、抑扬顿挫，台下也有人随声附和。其他人不知听懂听不懂的，有的摇头晃脑，有的静听沉思。

付云也认真地听了，想了许多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，是有“方宅十余亩，草屋八九间。榆柳荫后檐，桃李罗堂前”。可以遍植菊花。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自己呢，一无所有，只能仰人鼻息了。

付云正想着，台上唱起了《今天是个好日子》。接着又是舞蹈，接着是表演唱，接着又是舞蹈。下面的观众也没了多少兴趣，开始渐渐地散开了，方队散乱了，游客也三三两两地看桃花去了。付云简单地取了几个镜头，就收起了摄像机，走到人群外面，站在一树桃花下面。这一树桃花还没完全开放，光光的枝子上，点点粉色的花苞，看着不像桃花，倒像是梅花。有一条枝子弯曲得厉害，更像是梅花。付云刚想拿相机拍下来。有人问话：“拍完了？”是袁茵的声音。付云抬头一看，果然是袁茵，青衣青帽，一身尼姑打扮，只是没有剃光头。

“我找了半天，没找见你。”付云说。

“乱花迷眼了吧？我早看见你了。”袁茵说。

付云忽然打了个稽首说：“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阿弥陀佛。”两个人都笑了。袁茵是浅浅的一笑，还没有把她的忡忡心事遮住。

付云着急地问：“出啥事了？”

袁茵说：“没事。”

付云说：“看你神色不好。”

袁茵说：“咋样才算好？像桃花一样？”

付云笑笑，不知道说啥好。

袁茵低下头幽幽地说：“像桃花一样更惨。”忽然又抬起头来，对付云说：“我不想在这里了。”

付云更着急了：“到底出啥事了？前几天你还说，这里安静，很适合你。”

袁茵说：“啥事都没有，就是不想在这里了。”

付云说：“现在经济不景气，工作不好找。”

袁茵说：“你呢，都好吗？”

付云说：“也不好干。”

观众高喊：“好，好。”付云和袁茵都没有回头看，不知台上在演啥，只听见音乐声呜里哇啦的。

袁茵说：“是台里派你来的？”

付云说：“嗯，顺便过来看看你。来，站过来，我给你照张相吧。看这树上的桃花多好。”

袁茵说：“天天看着，有啥照的。一个尼姑，在花树下照相，像啥话。”

付云说：“你又不是真尼姑。”

袁茵说：“我还就想当真尼姑呢！”

付云说：“你当尼姑，我就当和尚。”

袁茵笑了：“你当了和尚，也是个花和尚。”

付云贫嘴：“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。”他是想逗袁茵再笑笑，袁茵却没有再笑。

演出似乎结束了，人都四散了。有几个游客过来了，向他们看。一个尼姑，站在桃花树下，和一个年轻男子说话，也算是一景。付云和袁茵也感觉到了众人的目光。

袁茵说：“我要进山，到庵里去了。你呢？拍完了，现在就回去？”

付云涎着脸，笑着说：“我大老远来了，啥也做不成，再说一会儿话吧！”

袁茵红了脸，说：“还想干啥？说说话，都那么多人盯着看。”

付云说：“看就让他们看，他们知道我们啥关系？”

袁茵说：“啥关系？你说啥关系？”

付云说：“是……是……男女朋友呀！”

“有你这样的男朋友吗？叫自己女朋友当尼姑？”袁茵突然哭着嚷嚷起来。更多的人朝这边看着。一个保安过来了，正是前面在门口的保安之一。看到付云，忙说：“是付记者呀。”看到袁茵，说：“是袁茵师傅呀。”又看着他们说：“你们这是？”

袁茵忙擦了眼泪说：“这是我同学，我们说点事。”

保安说：“那好，那好，你们说，我不打扰了。”说着走了，走了一截，还回头看了看。其他游客也看了看，走开了。

袁茵说：“走，我要去庵里了。”说完匆匆就走。付云赶忙跟上。

到了景区内的停车场，袁茵说：“你回吧，我坐车去庵里。”

付云说：“我送你到庵里，我再回。”

袁茵说：“我又不是认不得路。你回去。”袁茵的口气有些不好。付云不好说啥了。袁茵大概也是感觉到口气不好了，柔了声又说：“你回吧，到庵里也说不上话。”

正好一辆景区大巴过来了，袁茵于是上了车。付云呆呆地看着，一些游客也上了车。来的时候车上邻座的那对男女，红夹克墨镜和长发的那对男女也上了车。男的很绅士地让女人先上，女人上车的时候，他还轻轻地托了她一下。这个不显眼的亲昵动作，叫付云心里一动。他决定上车去，看看袁茵。

付云上车一看，车上快坐满人了，袁茵在靠前面的一个座位上低头坐着，旁边再没有坐别人。大概是都不想和尼姑坐吧。他就走过去，站在她旁边的走道里。付云背着电脑，脖子上挂着照相机，手里又提着摄像机，就把走道堵住了。正好一个黄发碧眼的老外上车，看到付云，连说了几声 I'm sorry。付云知道是自己挡路了，也忙道歉，忙把身体使劲儿向座位里让。老外很高大，身体也壮实，挤得付云差点靠在袁茵身上。老外后面还跟着个中国女人，人长得文静，戴着副黑边眼镜，但嘴唇抹得很红，很扎眼的那种红，像一点火苗，从她瘦小的身体里冒出来。付云觉得她整个人就像一个古旧的灯盏，吐出一点火苗。付云不由得多看了她几眼，她也边往过挤，边盯

着付云和袁茵看。

袁茵说：“要不，你坐下吧。”

付云说：“不了，我就看看你。车开了，我就下去。”

司机转过脸说：“都坐好了吗？马上就走了。”司机是个精瘦的小伙子，窄条脸，小眼睛。

付云向袁茵说：“那我就下去了。”袁茵没说话。付云就磨磨叽叽地准备下车。又上来一个穿制服的，板着脸，拎着很长的一个包，和付云碰在车门处了。付云刚被看门的和保安欺负了，还是有些怵穿制服的，就往后退了两步，让穿制服的先上来。穿制服的上来，没有往座位上坐，一屁股坐到车头那里。刚坐下，又站起来，向整个车厢扫视，把每个人都扫了一眼，神情很凝重的。

付云仔细看，那人穿的是护林员的制服。他想，一个护林员，穿个制服，就装的跟警察一样。正想着，穿制服的向他很严厉地说：“你下不下？”付云说：“车开了，我就下。”

穿制服的又指着那个老外说：“你，下去！”老外没有听明白。他旁边的红嘴女人给他翻译了。他站起来，呜里哇啦地嚷嚷起来。付云听明白了大意，他是在质问穿制服的，为什么让他下车，他有护照，也买了票的。红嘴女人一扭一扭地走过来，对穿制服的说：“理查森先生是美国公民，他抗议对他的歧视。”红嘴女人大概是那老外的翻译和导游。现在有些中国女人给老外当翻译导游，也兼着性伴侣的角色。赚外国人的钱，丢中国的人。袁茵很讨厌这样的人。穿制服的说：“美国人又怎么了？好，好，不下去就不下去。”

红嘴女人又一扭一扭地回去了。人们都看着红嘴女人，没注意到穿制服的从手提包里掏出一把长枪。穿制服的举起枪，对着车上的人说：“谁都不要乱动，这车我劫持了。”

听到这话，看到他手里乌黑的枪，付云一步跳下车，跑起来，跑到离车很远了，才停下来。回身看着大巴车，浑身抖了一会儿，他反应过来了。劫持事件，这可是个爆炸性的新闻，他忙架起摄像机，对着那辆大巴车拍起来。

二、尼姑——袁茵(1)

那个穿制服的刚上车，和老外嚷嚷的时候，我并没有认出他。我看着他，感觉有些面熟，可想不起在哪里见过，还看了他几眼。等他拿出枪，说出那样的话来，我再不敢抬头看他了。我低下头，不由得念了几声佛号。身子也使劲往下缩，缩成一团。可缩成一团又起啥作用呢？我就在最前面，应该是售票员的位置，背靠着车厢，和其他的位置成直角，前面没有啥挡着，旁边也没人坐着。我和他离得很近，他一伸手就能把我抓住。我当时真的很害怕。我想起了付云，好在没让他送自己到庵里，好在他一下子跳下去跑了。

不光是我，一车人实际上都害怕了。车上忽然静的像一座庙，不，比庙里还静。只有一个小女孩的声音：“妈妈，叔叔说啥？劫持是啥意思？”我上车的时候没注意那个小女孩，听声音还奶声奶气的，大概六七岁的样子。她的母亲，一个棕色短头发的女人，短促而低沉地说：“不要说话！”说着大概是把小女孩搂住了，好像还捂住了她的嘴。

那个穿制服的说话了：“小姑娘，别害怕，叔叔不会伤害你。”他的口气很和蔼。听他这样说，我稍稍抬了一下身子。旁边的一个女人说：“你们是在拍电影吧？拍的是啥电影？”说话的是个长头发的漂亮女人。她旁边坐着的穿红夹克男人拉着她的胳膊，不让她说话。她说：“还没正式开拍呢，摄像的下去还没上来呢。”看来她是把付云和这个穿制服的看成一伙拍电影的了。那个外国人用英语说：“不会用很长时间吧？”一个红嘴女人站起来翻

译：“你们拍电影就快些，理查森先生还有很重要的事情呢。”他们都在后排，我没有回头看他们的模样。一个男人说：“我们做群众演员，给不给钱。”另一个男人说：“电影上露个脸，也不错了，要什么钱呀。”

我也有些相信是在拍电影了，原来他是个演员，怪不得有些眼熟。我又偷偷看了他一眼，是有些眼熟，但想不起他演的电影。

司机回头说：“你们拍电影，给公司说了吗？我还要赶时间送游客呢，错过了班次，公司要扣工资呢。”

穿制服的说：“实话告诉大家，我不是拍电影的，我是想请大家帮我一个忙。我的兄弟给判了死刑，今天要公判，要枪毙。他没有犯罪，要给枪毙，真正犯罪的人却逍遥法外。我今天本来是想抓他，用他的狗命换我兄弟的命，可他却跑了。我只能用大家作人质。我不想伤害你们。我只是想请你们帮我一个忙，救下我的兄弟。只要你们合作，帮助我，我不会伤害你们。”他显得有些激动，嘴唇都有些哆嗦。

车上的人这才相信真被劫持了。

一个女人的声音，低低地在给旁边的人解释。那个叫理查森的外国人忽然高声说：“No, no, why? Why? We are God!”接着又叽里咕噜地说了一大堆，我一点儿都没听懂，他的那个红嘴女翻译也没有站起来翻译。穿制服的有些嫌恶地看了看他，他又不出声了。一只小狗汪汪汪地叫了几声，它叫的也是谁也听不懂，说不上是惊恐，还是兴奋。它的主人，一个面容黄亮、一点儿胡子都没有的老人，抱起它，哄儿孙子那样地说：“乖，平平乖，不叫，不叫。”那小狗撒娇地呜咽了几声，乖乖地不叫了。

车上的其他人都没有再说话，只能听见紧张的呼吸声。

突然，谁的手机响起来，铃声是一段音乐：“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，看那桃花开。”接着又唱了第二遍。谁设的这个铃声，不知是来看桃花专门设的，还是以前就设的。穿制服的盯着响铃的地方看，表情很复杂。

手机被接起来了，手机的主人压低声音说：“我在桃花源呢，这会儿有事，过会儿我打过去。”

紧接着，又一个手机响起来，还是个搞笑的铃声：“真烦，又来电话了。真烦，又来电话了。”